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苑英華卷八百九十八至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沈孫璉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助教臣黃昌祺

謄錄監生臣劉宗望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七百九十八

宋 李昉等 編

廳壁記二

尚書省

吏部尚書壁記一首 兵部尚書壁記一首

吏部郎中廳壁記一首

吏部員外郎南曹廳壁記一首

司門員外郎壁記一首

御史臺

御史大夫壁記一首

監祭使壁記一首

諸使兼御使中丞廳壁記一首

尚書省

吏部尚書壁記

孫逖

吏部尚書在周為太宰之職其建設徒屬敷陳事典則周官備之矣秦滅古法始置尚書漢增其制創立選部

故靈帝以梁鵠為選部尚書是矣魏改選部尚書為吏部尚書自晉宋至於北齊皆因之宇文朝依周官置大冢宰卿一人蓋其任也隋革周制復曰吏部尚書皇朝龍朔二年改為司列太常伯咸亨元年復為吏部光宅元年改為天官尚書神龍元年又為吏部尚書綜九流之要為六官之長位尊任重實在于此自武德已來多以宰相兼領一彼一此更為出入才難不其然乎皇帝在位一有之二十二年缺其官選于衆乃命武都公自

兵部尚書拜焉公地惟宗英才則人傑忠孝自律矜嚴  
成憲式是軌度諒于衡石國之利也所及遠哉天監有  
唐俾多吉士踐此位者四十八人嘉名已著於國史故  
事宜存於臺閣繫以日月自得春秋之義記其代遷更  
是公卿之表以備官學列為壁記焉

兵部尚書壁記

杜 頤

周官大司馬即今兵部尚書官屬掌邦國之政以九法  
封國以九伐正邦以籍我畿以倡我牧弘有萬類阜成

凡民訐謗戎馬之事密勿鈞衡之地自我唐受命迄于  
今居夏官者衆焉或列於台階者蓋寡矣所以任必以  
親以德以勲以賢穆如清風翼我玄化率惟茲有典用  
保人有邦三十一年冬十二月詔工部尚書李公典之  
政敷於時道濟於物優游學府蔚為詞宗以公族之英  
受親賢之寄屬家宰虛位官吏要才載委天衡是掌理  
邦政東巡歲夏四月皇帝將崇厥德報厥功乃命丹從  
兄開府儀同三司持節朔方節度副大使兼禮部尚書

上柱國信安郡王禕禮樂天付衣冠人秀忠以匡濟文  
以經綸謀明道高功格化洽昭乃王度簡于帝心九命  
可以見其賢四征可以觀其績鎮朔方以無名之討八  
年而北虜平攻右堡以不陣之師一旬而戎狄服榆關  
之後用兵以奇故仗鉞而兵勝大河之戰戒軍以嚴故  
坐帷而軍健建奉常之禮則神人協上下和從夏卿之  
政則萬國平六卿睦辦九州之國一作圖知其姦宄同其  
貫利掌六馬之物駕理以則講獻以時握五兵之要以



辦功理以待軍事此九職司馬政之所統也王勤政以

和是以戎翰允輯振旅以蒐舍禽

周禮作  
發舍

以苗理治

周禮

作治  
兵

以獮大閱以狩此四田司馬教之所被也王敦教

以就禮是以祀典孔明初則以法示其令也終則以伐  
則其德也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是用陳既往之烈繫今  
來之美以書于壁

吏部郎中廳壁記

獨孤及

太微五帝星座後十五星曰郎位秦漢之君則而象之

乃建郎中

集作官

至魏世祖分尚書曹為六郎各六人今

之吏部魏之選曹也掌選舉銓覈以正公卿大夫士郡

吏之品位凡廢置之柄官府之序歲終令天下郡縣會

計致事而郎官起草立議操而成之然後尚書受成於

郎中郎中之選非楚金百鍊顏

集作旋

弓六鈞弗與也故

居官者不由選曹郎而進罔以見其才之餘地亦猶刀

劍之刃未嘗屠大牛

集作剗大軋

切大玉則雖曰我且必為

鎔鉚人猶疑之由其途而升驟必環周三臺翰飛兩掖

登喉舌秉刀尺者什七八

集作七文

諸曹郎莫敵也歲在乙

巳河南賀若公用貞幹諒直實蒞厥任往歲公為

集有員字

外郎也東曹朗然如得水鏡治餘杭也吳人熙熙若逢

陽春今也來思

集作斯

八法在手操割成務彌綸舊章厥

集作悉

如初政嘗以前哲軌躅我之韋絃而武德以來解

署鼎新者數官曹易名者五若姓不表年不紀是廢德也將來何觀故謹而列之俾我曹之春秋存乎座右其選部司列天官文部之目各因其所革時之先後冠於

其首以為志云

吏部員外郎南曹廳壁記

權德輿

漢廷尚書郎辨章制度主文書起草之任東漢方冠以曹名用諸曹功次超卓者轉遷選部魏晉已還其任寢劇國家紀律昭明官脩

文粹作循

其方凡薦紳之倫未命為

大夫者滿歲皆調於轍下啟事賦祿必先有司初上元中天官趙郡李敬玄號為稱職以覆視官簿差次裁成端本肇末不得不重

文粹作得不重煩

乃請外郎一人顯南曹

之任其後或詔同曹郎分主之或詔他曹郎權居之皆

難其才而慎斯

文粹作其

舉也大抵膺是

二字集作受

命者多士

必屬耳目焉以其公私

集本文粹作是

能否之間

集作問

不可過

集作過

也以事之委會吏之奇袞因緣詭故

或作詐

中或作改

若市道居之者通則闊畧守或深刻苟成績於是則翰

飛不暇登二掖贊六職得之夷易疾若傳置太原王仲

舒字弘中溫毅廉直清方敏實風槩資才邁乎群倫貞

元十年冬繇諸侯部從事賢良對策歷左右諫列議曹

考功郎十八年實受斯命類能故也於是用心堅明忠  
恕循理官業程品具舉尤違自絕然後以狀之成質於  
冢宰小宰罷遣者不讎受祿者不誣恢恢然投其虛而  
芒刃不頓君子以弘中之道為折中矣昔春秋書士穀  
曰堪其事也魯語曰署所以朝夕虔君命也今因官署  
而舉事任春秋丘明之志也至若龍朔咸亨改闕之說  
此皆不書

司門員外郎壁記

前人

周官司門為司徒之屬今為司寇之屬負外郎於周為  
上士後數更其名至隋為承務郎武德初定為今制秩  
從六品上大凡自漢魏已還典曹理事雖時有汙崇官  
有輕重或百職耗廢雜而多端而即位皦然未嘗有鹵  
莽進越非其任者蓋宗公貴任多由此塗出所以儲時  
集作明才練官業必於是焉方今車書尉候通道旁午而  
斯任尤劇彭城仲子陵脩詞而筮仕說經有師道自博  
士祠部郎稍遷于茲且以南轍集作銓藻之勤久次而

後至脩性自牧闇然君子之道也況大雅之匪懈孔門  
之政事古誼家法久於講貫遵脩砥礪其可量邪至若  
門闕出入之籍設險閑邪之義譏而不征守而不紊列  
在令典集作書端如貫珠故可畧於此仲侯以故志屋壁  
之隙欲集無此字壞磨滅使鄙夫書而補之貞元辛巳歲夏  
六月記

御史臺

御史大夫壁記

李華



君以文明照臨百官官糾其邪職有

文集  
作在

邦憲由京師

而端下國王化所繫不唯威刑御史大夫其任也用捨  
決於天心得失震於人聽舉直措枉果而不撓則公卿  
屏氣道路生風率其屬以正于朝瞻我衣冠不仁者遠  
苟異於是為君子羞政之雄雌與德輕重故名公在位  
天下仰賴焉秦官有御史大夫在漢為三公職副丞相  
闕則大夫遷或名司空或復舊號史足徵也議大政必  
下丞相御史其廷署古曰府近曰臺其衣冠章綬品秩

所規載於甲令聖朝臣唐虞高尚之賢內周漢不賓之俗登人於五福薦樂於九歌帝德廣運而瑞草生天威震動而神羊至故柱石骨鯁之老更拜焉距義寧至先天登宰相者十二或作一十人以本官叅政事者十三人故相任者四人藉威聲以稜檄外按戎律者八人官或改稱大司憲臺或分為左右肅政罷置不恒從所宜也開元天寶中刑措不用元元休息由是務簡益重地清彌尊任難其人多舉勲德至宰輔者四人宰輔兼者二人

故相任者一人兼節度者九人異姓封王者二人尊號  
加孝德之明年樂成公自尚書左丞兼文部遷崇德也  
昭融禮經嗣續文雅張仲孝友山甫將明風度可以師  
長人倫動靜可以訓齊天下喬岳鎮定嘉量平均心為  
百行之宗體備四時之氣雅有之曰文武吉甫萬邦為  
憲樂成有焉至若教行於無訟之前慮辨於未萌之始  
未萌而慮則求煩不獲無訟而教則何用不臧寬細瑕  
為大體復故事為新政小人畏法君子夷心無隱情於

國家無愧辭於神道堂堂乎大雅之素也初廳壁列先  
政之名記而不叙公以為艱難之選將俟俊粹人謂華  
嘗備屬僚或知故實授簡之恩至屬詞之藝寡無以允  
副非常之待所報者直質而少文天寶十四年六月十  
四日記

御史中丞壁記

前人

皇帝受天明命垂五十年大道成俗黎民於變百官設  
而無事三辟存而不論振古未然也猶以為成歲資於

降霜律人本於持憲憲司之拜尤覈名實王猷其遠乎

夫察風俗平冤滯路邪佞延俊

一作  
晚

賢云誰司之職惟

御史亞長曰中丞二大夫以領其屬士丐為伯游之佐

司馬乃令尹之偏古之制也漢儀大夫副丞相以備其

闕叅惟國綱鮮臨府事故中丞專焉意者殄亮人之豪

扶

一作  
挾

君子之道各行其志無所牽束行止與大臣絕

位指顧則周行振聳政體宜之晉宋元魏以還無御史

大夫由是中丞威望愈尊禮有加等如火烈烈如霜肅

殺不可犯也屬時清無獄朝尚寬政行華忠厚王化根

源周室仁及草木而愷悌流乎頌聲漢文雅一無雅字好黃

老而公卿恥言人過舉盛德而儀刑著矣焉用察察闕

闕以恟主人哉欲以此道行於軍旅故東西幕府皆兼

大夫餘軍多假憲司之號聖皇之志也天寶中君臣於

道德之間又新其化一作他非以尚書左丞張公為大夫少

府大卿庾公為中丞天下翕然名教知勸大夫睦中丞

也羽翮得清風之助中丞奉大夫也律呂本黃鍾之宮

耆儒碩老罕云遇此盛矣公中和備體沉潛經德易直  
且武溫文而清遵王路以整多方由夫身而貞百度此  
外盡余事也古之制記者先諸德而後諸事至若命官  
之始省復之代名號冠綬之差祿秩位員之數辭尚體  
要况皆知之今不書省文也華昧學淺藝承命維谷一作  
非俗羣言之首非所克堪然故吏一作史也勉以酌德天寶  
十四年九月十日記

監祭使壁記

凡制

依本作九

柳宗元

禮檀弓曰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是必禮與敬皆足而後祭之義行焉周禮祭僕視祭祀有司百官之戒且誅其不敬者漢以待御史監史監祠唐開元禮凡大祠若干中祠若干咸以御史監祠蜀本作視祠官有不如儀者以聞其刻印移書則曰監祭使寶應中尤異其禮更號祠祭使俄復其初又凡制供祠之吏雖當齋戒得以扶集作決罰由是禮與敬無不足者聖人之於祭祀非必神之也蓋亦附之教焉事於天



地

文粹有者字

示有尊也不肅則無以教敬事於宗廟

文粹有者

字

示廣孝也不肅則無以教愛事於有功烈者是報德

也不肅則無以勸善凡肅之道自法制始奉法守制由御史出者也故將有事焉則祠部上其日吏部上其官奉制書以來告然後頒于有司以謹百事太常脩其禮光祿合其物百工之役先一日咸至於祠而考閱焉御史會公卿有司執簡而臨之故其粢盛牲牢酒禮菜果之饌必實于庖厨鍾鼓笙竽瑟琴戛擊之樂簋簠綴兆

之數必具於庭內樽彝罍洗俎豆醎俎之器必潔于壇  
堂之上奉奠之士贊禮之童樂工舞師洎執役而衛者  
咸列數其實

一作成列  
若其實

設筆朴于堂下以作官刑而群

吏莫敢不備物羅奏牘于几上以嚴天憲而衆官莫敢  
不盡誠而祭之日先升立於西階之上以待卒事其禮  
之周旋樂之節奏必周知之退而視其燔燎瘞埋終之  
以敬也居常則飭四方祀貢之物以時登于王府服器  
之脩具祠宇之繕理牛羊毛滌之節三宮御廩之實畢

備而聽命焉舊以監察御史之

文粹無  
之字

長居是職貞元

九年十二月御史多闕余班在三人之下進而領焉明

年中山劉禹錫始復舊制由禮與敬以臨其人而官事

益理制令有不宜于時者必復于上革而正之於是始

為記求於

文無於  
粹字

簿書得為是職者若干人書焉

### 諸使兼御史中丞廳壁記

古者交政

一作  
脩

於四方謂之使今之制受命臨戎職

一有

而無所統屬者亦謂之使凡使之號蓋專焉而行其道

者也開元以來其制愈重故取御史之名一作循而加焉

至於今若干年其一有御史二字中丞者若干人其使絕域

統兵戎按州部專貨食而柔遠人固王畧齊風俗和關

石其大者戡復于內拓定于外皆得以壯其威張其聲

其用遠矣一作威聲用張壯其道矣假是名一作官以蒞厥職而尊嚴

若是况乎摠憲度於朝端樹風聲於天下一作闕下其所

以翼于一作於君正于一作於人者尤可以知也武公以厚

德在位甚宜其官視其署有記諸使一有御史中丞者而

多闕漏於是求其故於詔制一作詔而又質於史氏增益  
備具遂命其屬書之且曰由其號而觀其實後之居於  
斯者有以敬于事

文苑英華卷七百九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七百九十九

宋

李昉等

編

廳壁記三

寺監

太常少卿廳壁記一首

鴻臚少卿壁記一首

著作郎壁記一首

秘書郎壁記一首

四門助教壁記一首

府署

街附

京兆少尹西廳壁記一首

右街副使廳壁記一首

寺監

太常少卿廳壁記

獨孤及

太常掌玉帛鍾鼓等威文物以報本乎天地神祇人鬼

集作鬼  
作地祇

凡吉凶賓軍嘉之禮唐虞謂之秩宗周謂之宗



伯秦謂之奉常漢謂之太常其掌一也後魏太和十五年始建少卿官少小也用別二卿大小之序亦猶宗伯有小宗伯列國有上卿下卿郡有守丞亦謂亞一等以少參長而佐其成務焉故事自御史中丞給事中中書舍人遷秩為亞卿者必於是司故官因職雄地以人貴餘八卿不敢與太常齒廣德中上尤審官注意禮樂其選也以才能不以資以恩澤不以勞謂李公卿材也是用超拜公將以忠孝敬慎肅恭神人且懋其官府政令

俾無不恪方議酌前賢之遺塵而損益之乃瞻居壁所

集作史

記漫滅於是夏五月己丑皆姓而名之使如珠之

貫盱衡指顧儼若對面曰賢者吾得而師之不賢者吾

韋

集作韋是

而絃之賢遠乎哉既進牘然後命博士河南獨

孤及為之志

鴻臚少卿壁記

遜 遜

鴻臚漢官掌蠻夷歸義者致其饗餼辨其等威在周為  
大行人在秦為典客在漢為鴻臚其屬有譯官及郡邸

丞長洎後魏太和中九寺各置少卿兩員掌副卿事亦由傳稱亞卿書載三少制位或差於伯仲受任同歸於師長成務贊理擇賢而居即其義也帝唐亮采立政稽古命官柔服遠人綏厥有衆肅慎來賀渠搜即叙示之以干羽通之以冠帶允諧是職豈易其人非夫野王之政理立成之經術德儒之明識元方之令望則曷由臻茲蘭陵蕭公朝之後德觸邪秉憲人之雅重草議為郎入掌王言出膺方牧帝咨惟允公實來斯且有黃華之

命適表蕙人之美乃求舊官守敷陳代遷明授任之有章示名器之無假自嗣聖已後記於壁焉

著作郎壁記

李華

化成天下莫尚乎文文之大司是為國史職在褒貶懲勸區別昏明故駟牧頌於魯侯析招諷於楚子史官之任有述作焉蓋王者之元符生人之極教也昔沮誦一作

諷倉頡為黃帝史臣文字以異疑其來尚矣若南正北

正建于顓頊羲氏和氏命于唐堯更虞夏商代序天地

周官宗伯之屬有太史正歲年以序事小史奠系代辨  
昭穆內史受納訪以詔王聽理外史達書名于四方前  
志所載有左史記事或箴王之闕或司過於朝所典不  
同其納君於善一也傳曰天子有日官則史逸史伯

疑作

史使  
史偏

是也諸侯有日御則禪竈子韋是也倚相在楚南

史在齊董狐在晉邦司之直也其事舉則三靈不隱其  
政息則百度惟危故先王貴之至于漢廷參用周禮太  
史公既歿其子遷緘金匱石室之文焉降及東京永平

中特詔班固著作東觀繼其事者楊彪蔡邕由是太史但掌天文律歷而已小雅寢周聖人生魯道尊而文武將墜德至而天地不通感於獲麟嘆於與蜡爰制國典立明傳之因歷象以正時元假鬼神而討有罪善人勸焉淫人懼焉百代之英所由用也向若前代闕能文之史曠記事之官雖舜禹之烈無聞焉有國有家何以直道而行也魏太和年肇以著作名官為中書屬晉元康年改隸秘書朝服單衣介幘始親職必選名臣傳歷宋

齊梁陳官品第六元魏高齊周隋秩從五品魏則王沉  
以侍中兼之衛凱以尚書帶之至于有晉若史材之美  
陳壽自佐郎遷元舅之尊庾亮以中書領宋則徐爰何  
承天齊則沈約裴子野梁則陸雲公姚察陳則顧野王  
張正見後魏則崔光高允北齊則邢子才魏收周則蘇  
亮柳蚪隋則虞綽王邵皆一朝名選也貞觀初詔梁文  
昭公鄭文貞公統英儒盛才脩五代史天子親垂筆削  
與春秋合符巍巍乎史氏之光耀也因是開館於內別

立史官多以著作郎領帶其職而舊司所掌唯碑誌祭

祀

一作宗祀

之文在焉然以其能綜群言且居百乘出典下

國轉為郎官經緯斯文昭宣有政或上遷秘書少監或  
擢拜中書舍人固不易其任也天命元聖降而為唐唐  
之建官罔非俊乂若虞永興德函大雅魏侍中才高王  
佐鄭吏部絕韻鏘鳴崔司業雄詞飛動皆歷焉今上燕  
帝王之極功惣文武之能事思所以比崇軒皞紹美唐  
虞潤色乎大猷發明乎皇道問誰獻箴則賓客崔氏問



誰執簡則恒傳

疑

吳公胡諭德遊刃詩騷韋庶子貫珠

今古濟濟多士時惟秉文盛矣哉同風乎雅頌也名岳  
已遷別封天柱舊章不改尚列周官登陟蓬萊之峯循  
環藏室之奧從容簡貴信君子保明弘道之司歟今大  
著作清河崔公名傑天寶三載自秘書郎拜閱天祿之  
圖書踐人文之苑囿澡身於三德研慮於六經執謙而  
光好善能擇惠風吟於秀水朗月鏡於安流代為元臣  
家曰茂緒壯宮室者必鄧林之條幹乎以儒雅之姿從

班蔡之後揮綽令譽達于清朝則百祿隨之曷其有極矣先是命官之記不列于齊以華職忝未班與聞前志拜命之辱敢叙官之守云時天寶七載二月辛亥記

秘書郎壁記

權德輿

按六典秘書郎四人從六品常分掌四部書以甲乙丙

丁為之目昔武帝聚天下文籍於廣

文粹作庫非

內謂之中

秘書魏晉之際秘書與中書或分或合故云職近日月

宜居三臺之上丞郎之位

文粹作在

與南宮相亞歷代辨論

與時輕重國初思漢廷延閣之制薄江左貴游之選始  
以岑江陵虞永興褚河南迭為之厥後彬彬多文學之  
士然則先王之法志官師之訓典九流百代如貫珠然  
學與仕皆優而旋相為用者其在茲乎今年春滎陽鄭  
君具瞻自涇陽尉丞詔授任鄭君質重而有敏行坦夷  
而含明識且令中書相君之令弟也方以結綬滿歲調  
於選部言吏資者積三遷而後至今超居之有以見申  
恩

文粹作  
擇賢

審官與怡怡綽綽之道為盡美矣在晉鄭默

中外三閣始刪煩

集作繁

文而朱紫不雜開元初君之王

考潁川府君叔祖刑部府君皆繇禮官博士繼登其任

諸父諸兄或解巾以司讐校或功次而奉朝請

文粹作或決科

而登館殿

含章筮仕多在於斯猶桓公武公之代為卿士蓋

善於其職而宜之

文不疊釋之字

義也謂鄙人嘗學舊史能

知書府官業之所繇是俾編次郎位彰施屋壁時貞元

庚辰歲秋九月記

四門助教壁記

柳宗元

周人置虞庠于四郊以養國老教胄子祭統曰天子置

集本文  
辨作設

四學蓋其制也易傳太初篇曰天子旦入東學

晝入南學夕入西學暮入北學蔡邕引之以定明堂之

位焉大戴禮保傳篇曰帝入東學以貴人

集作仁

入南學

以貴德入西學以貴信

工本作義

入北學以貴

工本作尊

爵賈生

述之以明太子之教焉故曰為大教之官而四學具焉

叅明堂之政原大教之極建置之道弘也後魏太和中

立學于四門設

工本作置

助教二十人隋代

工本作氏

始隸於國

子而降置五人皇朝始合于太學又省至三人員位彌  
簡其官尤難非儒之通者不列也四門學之制掌國之  
上士中士下士凡三等侯伯子男凡四等其子孫之為  
胄子者及庶人之子為俊士者使執其業而居其次就  
師儒之官以二本作而考正焉助教之職佐博士以掌鼓篋  
撻楚之政令分其人而教育之其有通經力學者必於  
歲之杪升於禮部聽簡試焉課生徒之進退必酌于中  
道非博雅莊敬之流固不得臨於是故有去而升於朝

者賀秘書由是為博士歸散騎由是為左拾遺舊制與

集作

拾遺為八品清官故必以名實者居於其位貞元

中王化既成經籍少間有司命大學之官頗以為易專

名譽好文章者咸恥為學官至是河東柳立始以前進

士求署茲職天水武儒衡閩中歐陽詹又繼之是歲

集有

為字四門助教凡三人皆文士京師以為異余與立同祖

與武公同升禮部與歐陽生同志於文四門助教署未

嘗紀前人名氏余故為之說

集作記

而由夫三子者始

文粹

有乎爾  
二字

府署 街附

京兆少尹西廳壁記

權德輿

漢制三輔丞秩六百石至東漢秩千石魏晉為京兆郡

則曰治中至隋則曰司馬又曰贊始

集作治

國家公前代

之故再更其名至開元初命為少尹其員二其品四綱

紀衆務而分貳之上助官師表則之重而佐其慈惠下

董掾史屬城之理而推其功善大積而不撓

集苑作

中行



而有倫和協輯睦宣明教令非文行政事之全者不得  
居之貞元十六年春二月詔弘農楊於陵字達夫自吏  
部郎中蒞其職先是達夫之佐元侯也四入御史府登  
天臺也五為劇曹郎懿文菁華履行直溫折中憲令克  
勤細大是宜典司名命列侍左右而猶以吏理揚歷於  
浩穰之府抑天之愛人俾覆露于轂下耶或姑閱其能  
而將大授之耶初西少尹視事之堂大歷中其長黎氏  
以勝勢之近取為亭治故移創於是自後厥官罕備居

之者不推本所代而斯宇浸廢及達夫之拜未浹日其僚繼之於是達夫徵缺員以循舊常弘必葺以辨攸處用宿其業而脩其方凡所顯督武備廐置刑書糾禁工徒啓塞三右曹之事大凡天子縣內之理無不贊也無不抗也稱職者或退其品而選於近侍或進其材而擢為大吏佐六官分十聯皆其遷次然也

集無也字

以舊記埋

落慮失其傳今斷自大極元年而下列其名氏歲月俾

風來

集作風采

相屬且為故志云

右街副使廳壁記

歐陽詹

使有副副之為言繼也其不繼之輔也所以繼其或缺

而又輔其違焉其亦摠使之務歟皇朝

集無此字

街使之副

其職大矣天子外有六合故內闢六街以達之彼為庭  
除此為堂室欲靜諸外必先諸內乃置使以清之我唐

新典也蓋以警正天衢糾逖王慝領環游式道

集作曷之

卒專扞馭徼巡

集作循

之令夫京師豪傑英賢

集作使

之都

曾蠻夷戎狄之來萃排輪重足憑衆多撓我防則尸伊

動必由我察則目伊瑕必見繇是九城之中乘避貴負  
敬長金玉可拾遺則猶土幼弱可欺遇則如傷出門若  
有賓讓路若有神雲興烏合而無暴自東自西以咸遂  
憧憧焉斯焉而能一作寧在其中悻悻焉斯焉而謹在其

中六合澄晏六街源之則街使之功副使攸同也貞元  
八年上以元舅兵部尚書大金吾濮陽公兼右街使俾  
訪忠良以自佐濮陽公先以節行選次以材能擇加之  
以更歷因之以故舊得建州別駕前尚衣奉御高陽許

公以聞上素知公名即日召見敷對器實有符曩聲當  
錫紫綬金章於殿庭而允其請濮陽公本官用視茲佐  
得人街之政悉以相付公靜而敏清而真堅鑰禁樞深  
鋤事根不戒而部伍增肅不按而逵陌倍理日出作日  
入息三條四出風恬月靜職斯有述公此無忤遷蘄州  
別駕副使如故旌其一作有勞且籍能也夫跡以行生言  
由事立觀公釐斯署之績得國家建斯署之義遂書其  
義昭其績為公廳之壁記云其或接公之武踐茲位者

任是既重德亦無輕列公之左雖百氏可也貞元十一年五月記

文苑英華卷七百九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八百

宋 李昉等 編

廳壁記四

藩鎮

觀察附

河西節度使廳壁記一首

邠州節度使廳壁記一首

黔州觀察使新廳壁記一首

州郡上

道州刺史廳壁記一首

江州刺史廳記一首

杭州刺史壁記一首

衢州刺史壁記一首

常州刺史壁記一首

藩鎮

觀察附

河西節度使廳記

楊炎

皇帝肇建節制之任位以上將主四方之兵濟河而西



五侯四將十有六縣大海磅礴乎終始山河迴流其左  
右旄頭虎力之勁劒服穹廬之長煌煌乎長轂千乘橫  
合萬里皆主乎是邦故秦已上為戎都漢已下為巨防  
有城府襟帶焉有良將大勲焉有五都污雜焉其風悍  
其國險鮮車龍服囂然相蕩非古之戰守曷以成其業  
而樹其風者哉昔在武德之初上用雄武大才則我隴  
西李王肅明乎神化大冢宰宇文公駙馬喬公出將我  
前軍中興之後循吏繼作則館陶侯郭公鵷鳩氏司馬

公相國韋公蕭公庶績交脩以被昇平之化當今王室  
多故雲海沸騰則僕射哥舒公以縱橫之奇判總軍國  
其意者將復用雄武大才乎君子曰武德之官神以畧  
其化咸疑衍中興之政儉以行其俗阜當今之理動以閭  
其人安宜乎盡天下之才隨質文之變以永來裔大康  
乎斯時天寶十二年夏六月記

邠州節度使廳記

鄭處晦

邠為古國其俗質而厚其人朴而易理業尚播種畜擾

有后稷公劉之遺風始皇并天下地屬喬輔後漢析為  
新平郡後魏改置豳州國朝因之開元中詔以豳豳為  
疑因改為邠天寶已前大平歲久西通伊涼萬里而遠  
邠實為近郡申王薛王以親賢之貴居之太尉房公以  
盛德之重居之洎逆胡勃起幽朔西戎塵坌蕩湧乘艱  
難際盜據河右蕃兵去王城不及五百里邠由是為邊  
郡斥候近郊鎮要害大歷中尚父汾陽王始以朔方軍  
壯其威容後益選武勇驍健有膽決奇謀者繼之今天

子三年西戎款關獻河湟數州故地西鄙益拓邠為近  
蕃上念兵戎方息邊備愈遠始詔司空白公由丞相府  
持節來鎮丞相功成繼命文雅忠恕之風煦然而起邊  
人若寢寤拭目心意蘇醒始知禮讓文化之為急務廷  
議以我季父尚書公前為夏帥夷毗又安寇盜弭息儲  
廩果實兵械果完懋賞休績遷鎮是軍季父又以理夏  
之政移之於邠邠人嬉嬉薰為太和嘗觀屋壁志前帥  
是軍者之名氏因曰曩之帥此者豈不知是耶始務公

車而角材堅壘未暇及此爾吾既承數君子大理之後  
敢不勤督吾之未至者況今戎醜既夷不宜獨以鳴鼓  
輦教擊刺為事因命疏自開元已來刺是郡帥是軍者  
追書于屋壁季父尚書公曰吾思將有以警于吾前警  
于吾後者邠之土實婦人無桑績不能自衣朔方之軍  
雄男子勇於公戰無他業以自厚故郡之人以耕稼為  
事軍之卒以勇敢得賞後之撫于人者宜勉農畝時其  
徵調人不擾而完富矣師于軍者宜嚴其刑賞時其衣

食卒不驕而勇敢矣人既完富卒既勇敢生聚之訓練之吾知青海之西不數年為內郡矣命處誨記其始終序于前後處誨謹以李父之言志于後將允於後之人俾無怠大中二年三月二十日記

黔州觀察使新廳記

權德輿

古者諸侯路寢成則考之今刺史頒詔條而都府兼支郡辯章命令必有攸處署者位之表也一方之所屬目焉黔中為楚西南徼道在漢為武陵莊躋循江以畧地

唐蒙浮船以制越五溪襟東為一都會長人者急之則  
愁擾以走險緩之則橫猾而犯禁故分命者得持節按  
部而輯綏之視他邦授律之不若也元和二年夏四月  
制詔商州刺史隴西李君以忠執法剖符茲土凡四使  
十五郡五十餘城裔夷巖險以州部脩貢職者又數倍  
焉察廉經理招徠教化以柔遠人以布王澤先是兵火  
焚如之後公堂庫廩延士接賓禮容不稱君乃規崇構  
開華軒西廂

集作清

東序靚深弘敞廣厦翼張長梁疊飛

脩廊股引麗譙對起自堂徂庭陟降攸寧耀習爽乎光  
明宣慈龢以洽平君子謂福黔人於此堂也信矣李君  
敏肅而才代為宗室吏師先尚書嘗繇大農賦政於此  
凡七易守臣而君嗣其職老壯感泣猶鄭人宜桓武之  
世焉君之長壽安也則泉噴玉在湖也則亭白蘋在商  
也則館丹水皆得勝槩流為詠詩及茲則興事任力休  
嘉弘大此集作此是物此志惠于集作於斯人其他可知也其  
陟明可前知也書事以志美其古史記之遺乎三年冬



十月兵部侍郎權德輿記

州郡上

道州刺史廳記

元結

天下太平方千里之內生植齒類刺史能

集作乃

存亡休

戚之天下兵興方千里之內能保黎庶能攘患難在刺

史耳凡刺史若無文武才畧若不清廉肅下若不明惠

公直則一州生類皆受其

集作  
辱災

害於戲自至此州見井

邑丘墟生人幾盡試問其故不覺涕下前輩

文粹  
作政

刺史

或有貪猥惛弱不分是非但以衣服飲食為事數年之  
間蒼生蒙以私欲侵奪兼之公家驅迫非奸惡強富殆  
無存者問之耆老前後刺史能恤養貧弱專守法令有  
徐公履道李公廩而已遍問諸公善或不及徐李文粹  
有二  
公二惡有不堪說者故為此記與刺史作戒自置州已  
來諸公改授遷黜集作  
絀則舊記存焉

江州刺史廳壁記

獨孤及

古者國有史氏君舉必書倚相董狐史鮪史嚚

集作  
賀非

即

其人也秦已

集作已

來國化為郡史官廢職策牘之制寢

滅記事者但用名氏歲月書於公堂而春秋檮杌存乎

屋壁其來舊矣是州也在荆之域于潯之陽西

集作江

從

岷山東注渤澥洪濤至是派分為九而廬山湓水周乎

雉堞洞庭彭蠡為之襟帶故自晉元康訖于梁陳出入

五代四百餘載世稱雄鎮且曰天

集作大

府匪親匪賢莫

荷其寄唐自有天下六合一軌設險斯廢惟民是

集作之

恤則命官擇任與列郡等矣至德已來戎馬生而楚氛

惡猶以是邦咽喉秦吳跨躡荆徐而提封萬井岐路五

裂每使臣計郡

集作郡

縣之財入調軍府之儲峙軍節旁

午羽書絡繹

集作駱驛

走閩禺而馳于越必出此路而防虞

供應功倍他郡故亦大其任而難其人今年春渤海封

公繼踐厥位夫為政猶工之攻木也得於手應於心則

盤曲擁腫迎刃而解况美材乎故公以發矟之利導勝

殘之俗布政三月而人從人每嘆曰茫茫舊壤千載在

目觀乎板築則灌嬰之業朗

集作咬或集廊

而存焉披乎國

集作

圖牒則溫太真庾元規之車塵若可窺焉義寧已來百  
四十有九載纂斯位者風聲相聆軌躅相躡前賢後賢  
累累如貫珠善惡成敗我之元龜酌而行之吾師存焉  
於是徵諸故老鳩其名氏之存者凡若干人躅集作而  
書之以為九江都國誌

杭州刺史廳壁記

李華

唐虞之代四岳十二牧分掌諸侯宗周有方伯連帥之  
職秦有監郡漢魏以還初曰部刺史後曰州牧近代罷

州牧復為郡太守太守刺史無恒其稱職同九卿假以符節雖親如魯衛貴若周召任切一作切安人往往除拜

天寶中朝廷以尚書郎人物之高選二千石元元之性命始以省郎臨大部若密邇京師或控壓衝會萬商所聚百貨所殖將擇良吏重難之杭州東南名郡後漢分會稽為吳郡錢塘屬隋平陳置此州咽喉吳越勢雄江海國家阜成兆人戶口日益增領九縣所臨蒞者多當時名公宋丞相劉僕射崔尚書訐謨大政其間劉尚書

裴給事之盛德遠業魏左丞蘇吏部之公望遺愛在人  
韋太原崔河南劉右丞侯中丞節制方隅有事已來承  
制權假以相國元公旬朔之間生人受賜由是望甲餘  
州名士良將遞臨此部况郊海門池浙江三山動搖於  
掌端靈濤數激於城下水牽舟服陸控山夷駢檣二十  
里開肆三萬室近歲災沴繁興寇盜連起百戰之後城  
池獨存王師雷動元惡授一作折首乳哺疲人分命賢哲  
詔以兵部郎中范陽盧公幼平為之公體仁而清直方

簡亮文以輔德武以靜

清二作

人澄况有清江之姿巍

一作

魏 我有秋山之狀麾幢戾止未逾三月降者遷忠義歸

者喜生育旌次讓利轅門無聲人咸曰休哉以卿佐之才  
遵王澤敷德政吾見其為公為侯福履宜之未見其  
極也刺史冠服印綬甲令載之故不書詞尚體要古史  
之遺也永泰元年七月二十五日記

衢州刺史廳壁記

前人

有漢已還州統郡郡或連十城州或部十郡江南多大



郡如會稽丹陽鎮領遐闊分置部都尉自富春而南太  
末一縣抵于建安今此州即古會稽西部之地也雖官  
明吏脩如曠阻何厥後相因損益無恒時更亂離罷置  
紛糅聖朝字育元元納於大中自衛公累單于英公滅  
句麗天下和平戶口繁衍元聖溥行葦蓼蕭之澤於下  
廷延公卿議割州邑謂疆與府近則易為理人與吏親  
則易為安以婺州封畛為廣分置衢州領六縣猶為大  
郡近歲析玉山全邑洎須江南鄉益信州而不為寡去

年江湖不登茲境稍穰故浙右流離多就遺秉凡增萬餘室而不為衆吳越地卑而此方高厚居者無疾人斯永年名山大川既麗且清俗尚文學有古遺風國朝不以州領郡郡與州更相為號遷復從宜事之當也置觀察之司而董臨之此州長吏之選甲於他部忠貞之老則威武一作陵非公李僕射傑親賢之望則信安郡王梓遺政行為故事名位光于屋壁開元天寶中始以尚書郎超拜名郡賀蘭大夫為之李郎中為之自逆胡悖天地

之慈犯雷霆之誅賀蘭起北海之師郎中佐浙東之幕  
有文有武家頌戶歌元惡天討餘凶稔罪聖恩示以鐵  
鉞之威未即大刑以為不教人戰是謂棄之乃分諸州  
置節度以鎮之州有防禦軍刺史為之使俾與夫持節  
某州諸軍事名實副焉以此州密邇山陰爰隸浙東廳  
事馮高戟戶臨江武文左右麾幢成列千夫長百夫長  
上寮郡掾屬邑官吏進退無聲趨拜風生仕不登州談  
不為榮凡為州者儒不毅勇則頓威攻守所由敗也勇

不儒和則失人邦國所由困也故二千石之任方今為  
難至尊垂憂勤於兆人延俊乂於高位以蘇州刺史陳  
郡殷公文可以成政武可以安人明斷良謀忠在王室  
其理也寬不容怠嚴不拒情清白貫於神明簡易契於  
黃老德必有隣歌聲宜繼由是命公典此邦也至若建  
置城府之年月升降品第之等差風俗貢賦之宜男女  
隄封之數圖牒備矣老幼傳之今之所書畧舉勲德也  
元年建寅月二十一日左補闕趙郡李華於江州附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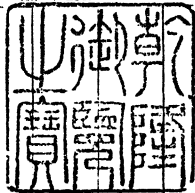
常州刺史廳壁記

晉分丹陽為毗陵後改為晉陵隋置常熟縣剏常州理之無何常熟隸蘇州始為晉陵置常州當楚越之襟束居三吳之高爽其地恒穰故有嘉稱領五縣版圖十餘萬望高地劇此關外名邦自狂虜肆亂江湖流毒地荒人亡十里一室天子詔宰政審可以安人者以工部侍郎贊皇公覽允帝俞拜為此邦昔齊人聞石闕至舉國大理贊皇東轅明詔先下吏愉人泰如時之春視之

猶身歸者遍野贊皇公以為易簡本乎悠久久於其道而化成封章上請求理三歲詔書寵異進品正議大夫優賢報功於時為盛自吳通上國越盟諸夏秦裂郡國智如伍員才若鴟夷以及我國家賢良臨州者甚衆未有濬河渠引大江漕有餘之波漑一作益不足之川溝延申浦至於城下廢二埭之隘促數州之程海夷浮舶弦發望至出古人剏物之知見君子濟衆之心大矣哉一境清淨無為一作言而理此舉大畧也漢制刺史部領郡

國遷為太守太守課最入為公卿及魏晉以來或稱州  
牧國朝州刺史郡太守更相為名親賢如寧岐弼諧如  
狄宋皆拜焉在部視侯伯入朝亞卿尹其車服皂蓋朱  
轡華蟲七梳進賢兩梁冠玉佩青綬古有銅獸竹使符  
太守不假節刺史臨兵則持節今雖無事亦稱使持節  
戒不虞也降銅魚詔書合之代獸符也夫子門人高第  
者衆唯稱雍也可為諸侯至哉古之為理本於德行贊  
皇公秉心宣猷盡瘁王室愷悌君子民一作人之父母為

王者輔宜哉永泰二年二月庚戌贊皇公從子檢校吏  
部員外郎華述



文苑英華卷八百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苑英華卷八百一  
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沈孫璉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助教臣黃昌禔

謄錄監生臣易宏義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八百一

宋 李昉等 編

廳壁記五

州郡中

壽州刺史壁記一首 鄂州新廳記一首

宋州刺史廳壁記一首

鄧州刺史廳壁記一首

湖州刺史廳壁記一首

道州刺史廳壁記一首

隴州刺史廳記一首

州郡中

壽州刺史壁記

李華

禹貢淮海惟揚州彭蠡三江在焉漢文帝封淮南王長子安為王都壽春即此州也兩漢揚州刺史治於此州墀壇猶在後魏盧潛為揚州亦鎮于茲潛有惠政時人比之羊祜厥後州境或南或北隨人推遷國朝一家天

下華夷如一壽春

或疑衍

郡在淮南隸揚州其風俗山川

可得而知也某年以兼侍御史揚州司馬獨孤問俗為  
壽州刺史公有德政理外如內易不遺物周不害通忠  
孝簡於王室廉平聞於天下剛克以順柔謹而肅公理  
州三年遷御史中丞鎮江夏工部郎中楚州一作中張緯  
之代公為州牧某部郎中韋延安代張典此州僉有政  
聞故書其事以慰楚人之心

鄂州新廳記

趙憬

自昔秦置郡有守漢魏以降因之其秩二千石雖有監刺而宰制威福之重蓋古之諸侯鄂在楚為國秦為縣吳為江夏郡綿歷至宋乃維八郡置郢州及齊更郢為鄂隋氏披其郡猶謂之州官則刺史而政無條刺之法矣皇朝沿襲舊制或為郡或為州剖符責成其實乃太守之職前代建置所理之處其城不垣今之州即舊城於江夏吳仲謀經營之程普始守之當荆吳江漢之衝要為藩鎮固護之雄制天寶以前四方無虞第據編戶

衆寡等襄州望鄂是以齒於下後國家多事寓縣沸騰

屯兵阻險斯稱巨防朝廷尋州陟

疑作陟州

列將寄勲賢之

重廣德二年遂聯岳沔事置三州都團練使大厯八年  
加觀察處置使十四年六月二使廢時置當州防禦使  
且屬於江西國家姑務省官息人而終慮咽喉襟帶之  
地思典守者既輕其權矣復欲俾任重尤難其選是月  
十日乃命秘書少監兼侍御史李公授之公名兼隴西  
人也到官三年之五月使改為三州防禦使江岳隸焉

仍領元戎之副董江西諸軍銳師以伐叛于襄陽既而  
尅平九月就加散騎常侍防禦洎州如舊公之蒞鄂也  
今茲四年以清德誠信為教化以至公深仁為字育則  
鄧閨里閭閻舊詠歌如嬰兒之得乳母餒夫之逢稔歲  
理軍施令其士卒歡慶亦如之但加乎肅畏而已繇是  
所防三千餘里洞庭彭蠡在其間水舟陸車山藪塢野  
皆我長城之內用是加之王人絡繹天書繼至三軍萬  
為一作 戶以為禁而耆老懼去不得而借也初刺史有小

大之廳其度甚卑或門屏迫近或廊廡狹隘將吏叅集

迴旋偪側綿歷年代未遑革之廳之左二曰一作日府舍

摧壞空曠公乃剡濶其地作為新廳大廈既立長廊以

二則儉而規法結構殊精因士卒忘勞之力出貨財足

用之羨經營有成井邑莫知惟昔之公門今為外入一作

非人而遂東廣開崇庸北達於里一作重門祭戟森列戒徒

儼衛每饗士誓衆駢羅廣庭蕭牆之陰旗旒繽紛威容

克振君子謂之智憬將赴京師目覩嘉謀輒紀新廳之



壁庶允朝選之盛時舊有廳都團練觀察使記刺史無  
記曩賢名氏多所闕焉是用求訪遺者得之必書蓋李  
公之志也求哲繼踵冀增輝於此堂時建中三年十有  
一月也

宋州刺史廳壁記

顧況

商丘之地辰火之宿孟諸之湄閼伯所遷微子所封之  
國也厥貢絺紵厥篚織纊有蒙廬二門有睢渙二水炊  
骨易子隕星退鵠仲尼之伐木子罕之棄車

左傳作甲皆此

地焉梁孝王時四方遊士鄒生枚叟相如之徒朝夕晏  
處更唱迭和天寒冰凍酒作詩滴是有文雅之臺清冷  
之池鴈鷺之所棲集團苑方三百餘里制度法於長安  
漢末始置為睢陽郡皇家大臣房梁公嘗牧此州今相  
國彭城劉公勛德有光亦典此郡前破李靈曜後破李  
希烈為梁開路而東方諸俠并賦鹽泉所以歲約三千  
萬緡商在其外明年來朝天子天子嘉之俾平水土乃  
拜司空俾敷五教乃拜司徒入叅大政出擢威武范陽

君以智略佐之由御史中丞行軍司馬節度留後而領  
于是邦幕府得人於斯為盛下車之日無土不殖桑麥  
翳野舟艦織川城高以堅士選以飽詩所謂誰謂宋遠  
誰謂河廣者矣自貞觀以來列名氏者而房梁公為首  
存乎東壁大歷之後繼聲躅者宜司徒公為首遂刊於  
座右也貞元五年四月十九日記

鄧州刺史廳壁記

符載

國家自祿山犯德五兵勃起毒流天下於鄧最劇是州

也地宜政事與他郡不類故得詳備而記之案天官書  
角亢之下為鄧鄧侯吾離之國也本楚地六國時屬韓  
秦昭王三十五年取韓地置南陽郡既滅韓徙天下不  
軌之人而實之至兩漢間多封勲庸大臣外戚主家氣  
高野曠地方千里控二都之浩穰道百越之繁會藩閭  
桐栢陂池江漢商於臨汝環我股臂故自前代至於我  
唐戰爭攘奪千載不息多為暴强者攻取之其望雄其  
俗豪鬪伉健尚畋獵藏亡匿死橫猾難制其有臨之者

踈繖不中輒失聲實天寶十五年春魯炁自商州刺史御史中丞領是州牧是年六月二京陷于祿山其帥阿史那王立李節來寇我焉魯接戰大敗之其明年春逆將武珣

二唐書作武令珣

復圍我焉魯培墉補卒堅峙自正月

至于八月不下他

一作地

日絕食整旗犯出彼將乘病而

困之反手與鬪賊頗橫潰因退保我城焉魯屯居順楊山谷中積數月肅宗皇帝升寶位于靈武詔加御史大夫襄鄧節度復牧我壘完葺如故至德初

一有戴字寇讐滅

定穎國公來瑱以御史大夫代魯公之政先是有驍將

李釗

二唐書  
作昭

梁崇義者二人素齊名皆負威望會來朝

京師釗得授權柄崇義不欲出其下攘城蹤跡因殺而

并之代宗含垢務理未即顯戮遂署為襄陽節度是州

隸焉崇義以受命

一作授

之際狀不明白蒙穢跋扈二十

餘

一作數

年晚節謀叛無臣子道天子命淮西節度李希

烈誅之希烈無妄生釁復以怒取使宿賊封有麟主張

焉建中四年希烈僭逆于梁諸侯之師荷戟四會有麟

亦嬰城自守連攻不拔丙寅歲皇帝厭亂淮西始定連

帥陳仙奇裨將李季汶來討

一作平

之季汶雅有膽略以

機擒敵以誠誓衆遂梟有麟以聞是時天子尤寶鄧為  
咽喉之地以為兵戎之後黎民破碎苟非賢哲不能生  
活乃詔尚書金部郎中王公綏而治之其始至也宣天  
子之恩澤使民沐浴之垂方伯之教令使民承受之然  
後以大誠受物以至信結物以玄機運物以嚴禁肅物  
構壞竿為廬舍銷遺鏃為鋤耜伐蒿萊為場圃掘腥穢

為泉井交

一作合

父子之歡正夫婦之倫依仁化者如水

赴壑首年而富中年而教季年而政成其籍版

一作版籍

自

四千戶至千萬三千戶藏其屯粟自三千斛至數

一作四

萬斛其餘

一有虛字

飾傳遞

一作即

之舍作栖旅之館儲什器

之用蓋餘力也先是有奉天禦侮臣十數輩上多其功

既侯王之復賜得公田五十萬畝以我郡壤寬且腴將

併力焉公以為鄧在邦畿千里之內詭隨授與則上以

耗天子之地下以貽齊民之困堅秉古制不輸尺土此



又政之殊尤者也於戲民之生也如鳥獸然饑食渴飲  
難馴易駭名公端士承時之平因俗之阜或以智力理  
之可也若移之於瘡痍毒痛

一作痛

之後非德信積中和

粹發外以誠被物如父愛子則何以臻於此夫人君臨  
上百辟在下其欲正生人之性命敷大中之教化扶淫

僭之風俗行明白之刑罰

一作賞

非有功者則不得操其

柄焉故刺史於他官為重漢制秩中三千石冠進賢銀  
印青綬隼旗龍節蓋所以大其威而昭其德也今天下

郡國僅四百餘所上憂黔首垂意於理有淳政被民者  
增秩賜金如漢宣帝時濟濟多士作民父母遐邇一德  
同思於理則雍熙仁壽之化豈其遠乎載寓遊樂土聞  
公撫凋瘵之民也善故書宇下以貽為政或足文行佞  
亦無取焉自貞元夏五月郡公名氏品秩遷授雄劇年  
代寢遠亦列叙其次使將來者覽之端如貫珠也五年  
八月十五日記

湖州刺史廳壁記

顧況

江表大郡吳興為一夏屬揚州秦屬會稽漢屬吳郡吳  
為吳興郡其野星紀其藪具區其貢橘柚織縞茶紵英  
靈所誕山澤所通舟車所會物土所產雄於楚越雖臨  
溜之富不若也其冠簪之盛漢晉以來敵天下三分之  
一其刺史沿革不同或稱太守或稱內史或稱都督也  
一無也字他州或否如魯史晉秉侯牧一也其鴻名大德在  
晉則顧府君秘秘子衆陸玩陸納謝安謝萬王羲之坦  
之獻之在宋則謝莊張永褚彥回在齊則王僧虔在梁

則柳惲張謖在陳則吳明徹在隋則李德林國朝則周  
擇從令聞也顏魯公忠烈也袁給事高讜正也劉員外  
全白文翰也洎于頔大夫作塘貯水溉田三千頃今使

君辭唐景皇帝七代

一字有

孫先公尚書先公大夫奕葉

之勛

一作勲

有功於民公實嗣之孔悝銘鼎天下大器天

王褒拔于公陟襄陽節度李公陟當道觀察統諸道鹽  
鐵轉運二牧既陟唯公盤桓鴻鵠不飛飛即摩漢其逋  
者復其危者安其憂者泰所謂善緝於是拓鄠耒萊就

便除害政之餘力作銷

一作消

暑樓於南端復亭署於白

蘋洲聿興廢土光明敞豁湧出漢谷其舊記吏部李侍

郎紆撰其圖經竟陵陸鴻漸撰使君命況摠兩家之說

俶落晉宋訖於我唐凡一百九十七人及歷代良二千

石儀形略也鋪張屋壁設作存勸竦神告人

一作民

春秋

不朽之義也貞元五年十二月哉生魄華陽山人顧況

書 一作皆唐文粹

道州刺史廳後記

呂溫

壁記非古也若冠綬命秩之差則有格令在山川風物之辨則有圖謀在所以為之記者豈不欲述理道列賢不肖以訓於後庶中人以上得化其心焉代之作者率

異於是或誇學名數或務工

文粹  
作攻

為文居其官而自記

者則媚已不居其官而代人記者則媚人春秋之旨蓋委地矣賢二千石河南元結字次山自作道州刺史廳

事

文粹  
無事

記既

集  
既字

彰善而不黨亦指惡而不誣直舉胸

臆用為鑒戒昭昭吏師長在屋壁後之貪虐放肆以生

人為戲者獨不媿於心乎予自幼時讀古循吏傳慕其為人以為士大夫立名於代無以高此前年冬由尚書

刑部郎中出為此州雖苦

文粹作履

劇自課而未能逮其意

也往刺史有許子良者輒移元次山記於北牖上

文粹作下

而以其文代之後亦有時號君子之清者莅此熟視焉

而莫之改豈是非之際如是其難乎予也魯安知乎

集作

其他則命巧而書之俾復其舊且為後記以廣次山之

志云

隴州刺史廳記

沈亞之

昔制戎於安西瀚海之時而隴沂去塞萬三千里其處  
內居安如此朝之命守猶以為重地必拔其良能當時  
之務其難者不過理寵門集作田大家之內園陂池而已

觀升平之塞其須賢如此今自上邽清水以西六鎮五  
十郡既失地地為其田城為其固人為其奴婢顧隴涇  
鹽靈皆列為極塞而隴益為國路凡戎使往來者必出  
此視其守由主人也其言語威儀豈容易而處近世集有



者朝之命守殆未能注意耳今清河崔公承寵世仕安  
字軍司馬公生長於戎然而神性傑異行賢知之路頗  
通詩書又能博九州山川之理而國中之士知而仰者  
無幾人近歲西戎累犯塞前年今上即位欲以姻交北  
敵以輔中國公上書兩言蕃之事天子覽書以為必能  
伺戎夷情故命使之今年拜守隴州拜之日朝之卿士  
咸謂隴之得賢為賀居郡而戎來者必憚愛而去嗚呼  
何嚮之命守未能注意而今之悟得其人賢何嚮之知

者無幾而今之稱者盈朝豈一郡之事有時而理邪一  
郡之人有時而幸邪智者之道有時而用邪長慶初余  
西視戎至於隴下聞郡人之所美故歷署而刻記焉

文苑英華卷八百一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八百二

宋 李昉等 編

廳壁記六

州郡下

楚州刺史廳記一首 宣州重建小廳記一首

監軍使

給納使附

淮南監軍使院廳壁記一首

東渭橋給納使新廳記一首

使院

邠州節度使院壁記一首

鎮海軍使院記一首

幕職上

湖南都團練副使廳記一首

壽州團練副使廳壁記一首

州郡下

楚州刺史廳記

呂讓

稽聖人棟宇之用博矣太上垂典法利衆庶其次革壞  
弊鎮形勝其次辨尊卑示升降最下炫彩色飾土木革其  
視榮其體而已若叅而合之則賢智公侯之居也古捨其  
參而務其末則貨殖匹夫之居也能是制者不亦鮮乎揚  
州屬都楚實甚大提兵五千籍戶數萬其事雄富同於方  
伯然則刺史大廳卑而且險疑作儉秦諸侯之等威每冬至  
歲首文武畢集內不足以陳俎豆外不足以容卒衛及夏  
秋之交淮海蒸濕之氣中人為病多至煩熱憤悶居常無

以逃其虐有事宴於斯皆翕翕

一作翕翕

流汗往往仆於地不

卒其會而散自刺史至將校百吏盡知其不可思欲改造

而久遠以來為日者巫人稱陰陽鬼神之事以沮之且曰

歲深有物來憑更之則不利小以罪貶大以凶終雜然其說

如出一口前守或有構材定日視之惕息卒不敢毀而止大

和七年天子以大理少卿滎陽鄭公活無辜當刑者四十餘

人殊其績命守于楚既至累月威肅仁覆罔不得理戎行農

室遽告無事公將易前非誠信於衆衆果以答徵止公公笑而

論曰吉凶由已災不自起況陰陽變化人事之符勿忌  
勿拘以道為模苟不失正無二其圖敢斷不疑鬼神隨  
之與衆共利曷慮於一作為危秉直在公余為著龜乃筮

崇基乃勑宏規悅使樂成不亟不遲法度既備丹素亦  
施清氣和風旦暮颼颼氛厲不干笑語自怡大會其中  
寒暑皆宜駢羅鼓鐘間發埴簴劔士伎兒飲食熙熙以  
寬以容逮於養廝觀邇及遠何物不綏不祥之詞沉寂  
無為守正之報必及其期則鄭公持大權臨大節不撓



其惑者用此心也昔賢行事亦有據經合道不奪陰陽

鬼神之說然未有一

一作能

決然違俗與衆禍福之曰年甚

不可破如化其著者豈非明識達量以義忘私不苟一

時遺利後代耶使有土二千石去蠹除弊悉若是舉天

下何憂於不理哉且詩詠斯干易規大壯皆美居處有

制度可以化人成俗也八年夏予罷郡西歸道出於此

而是廳新成忝春秋之徒也見不朽之作而無述焉心

竊耻之請書本末以告來者其他善政能事有風俗言

故不採列於記上太和八年八月一日記

宣州重建小廳記

沈 顏

界江南宣州實為輿區凡厥貢之盛厥土之饒則古所  
良也暨鉅盜起芒碭環弊於四方是邦載罹窘阨雖城  
隍僅免而外無孑遺矣及兵部裴公慶餘去任竇常侍  
聿自池牧來臨蒞事未幾遽為秦彥所據一作取姦連隣

慙一旦擁兵渡江引黨趙錙以代已任是歲南徐劉顥  
作亂揚州繼喪師律二境流離人不堪命弘農王方化

自淝水爰奮義旗詢於同盟則田公司空首決宏謀及  
維楊克定秦彥就誅宣人有言曰何獨後予俟其來蘇  
弘農王允憫是誠我公復勵兵進討鏗悉銳逆戰亟為  
崩之及追蹙保壘兵食內空而外不絕商市無改肆鏗  
知人和在彼乃冒圍宵奔我公追擒之自此江表略定  
大順元年建子月孫儒大據維揚又來寇我舉不以義  
自老厥師復為我公擒之其衆盡潰弘農王去寧揚土  
我公嗣總藩條天子嘉公之勲就轉左僕射命觀察於

是明年建寧國節度又明年加司空宣城荐屬戎事便  
廳久缺司署者進言曰盍葺諸公曰民室未完民逃未  
復於是用文德以來之既來而安之不暮歲車者闐闐  
舟者聯聯比屋滯貨盈市溢鄽司署者復進言曰民室  
完矣民逃復矣公曰倉廩未實田野未闢於是薄其賦  
而省其徭給其乏而賑其饑不暮歲荷耒耜鰲蟠於  
泥如雲之稼穰穰在畦司署者復進言曰倉廩實矣田  
野闢矣公乃許然後度材相址不憊匠事橫梁虹亘山

節峰峙嶺崇崇觀者改視公喜退顧人曰凡事之治不治無賢愚貴賤顯然知異觀此當其未治人咸慊之及其治也人咸榮之則吾於為政也豈不榮乎治哉我今欲刊成績宜付所能則沈氏子以文售予其何可辭焉乾寧二年乙卯秋九月八日記

監軍使

給納使附

淮南監軍使院廳壁記

杜牧

淮南軍西蔽蔡壁壽春有團練使北蔽齊壁山陽有團

練使節度使為軍三萬五千人居中統制二處一千里  
三十八城護天下餉道為諸道府軍事最重然倚海塹  
江淮深津橫岡備守堅險自艱難以來未嘗受兵故命  
節度使皆以道德儒學來罷宰相去登宰相命監軍使  
皆以賢良勤勞内外有功來自禁軍中尉樞密使去為  
禁軍中尉樞密使自貞元元年及集無此三字元和己未大  
抵多如此今上即位六年命内侍宋公出監淮南諸開  
府將軍皆以内侍賢良有材不宜使居外上以為内侍

自元和以來誅齊誅蔡再伐趙前年誅滄旁擊趙魏且徵師且撫師且誥且諭勤勞危險終日馬上往監青州新附卧未嘗安復監清州遼魏窮狹多事今監淮南是

且使之

集作休之

休息亦不久之故內侍至焉監軍四年如

始至日簡約寬泰明白清淨

集作潔

恕惜軍吏禮愛賓客

舉止動作無非典故暇日唯召儒生講書道士治藥而已內侍舊部將校多禁兵子弟京師少俠出入閭里間俛首唯唯受吏約束故上至相國奇章公下至於百姓

無不道說內侍稱為賢人此不虛也宜其侍衛六朝聲  
光富貴某謬為相國竒章公幕府掌書記奉內侍命為  
廳壁記某再謝不才不足記序內侍曰掌書記為監軍  
使廳壁記宜也某慙惶而書時大和八年十月二十二

集作  
一 日記

東渭橋給納使新廳記

沈亞之

渭水東附河輪流逶迤於帝垣之後倚垣而跨為梁者  
三名分中東西天廩居最東內江淮之粟而羣曹百衛



於是仰給唯輕重之準為難即主官不職其咎何如哉  
長慶中得儒臣杜生以行御史主之能謹法整吏絕輕  
出重入之尤明量信叙無先貴後賤之弊故官曹士衛  
之所仰給者如取之家食焉居再歲加為外郎因指其  
署曰夫渭津傍控甸邑諸陵道左輔出入河東藩而公  
賓遊士過必臨我我儒世家也宜飾宇候賢以誠其敬  
今公齋陋冗無足為禮於是盡去之募市其傑棟巨楹  
文梁勁桷既已具構顧其中可叙百榻而儒良至者必

與講談其道隨其能否而梯給之得久留其下者雖孱  
車弊衣則名日彰矣今觀渭津之舫開署宇為嚴虛廣  
敞意者得無欲天下之士見其胷中之大曠乎

使院

邠州節度使院壁記

李直方

自西漢始置幕府得顯辟士其聘舉之盛與公府置

一作

署吏王國命官為比於是有班固傳毅崔駰蔡邕陳琳  
阮瑀之徒出焉大抵多巡禦封略經參戎事居無恒處

秩靡常品故命之曰賓國朝篤方岳之任慎求其佐頒以職貢為之定制或辟自諸侯或降於朝廷皆命於天子其所司也調政教之和策軍筭之秘出入聘覲應對賓客其立署也行有戎次處有公堂與方伯周旋彌縫潤色而已王畿之腋劃為巨防外殿朝那作捍西疆中拱皇都以臨諸夏漆沮之仁既遠華夷之俗相狎非瓌材英傑莫典封守非莊明純固莫叅毗佐六年春皇帝勞韓侯牧圉之勤俾伊西夏申命御史中丞王君等九

人為之使介既而師貞於律農勤其功惠和威武澤浸  
火烈孟秋述職曜兵河塞亭障蕭條千里晏清然後用  
虎旗虵矛定功於蒲入覲皇都增秩受賜旋師舊服勲  
用一作明德舉非元臣一作和雄略能賢嘉績茂用濟此先

是尚父郭公開府是邦搜用勿貳駿又

一作又

咸集不卜

數年持樞衡治邦憲司誥命者咸布職於清朝今韓侯

亦能詳延端士輔相威德是府將來宜為駿賢

一作骨

之

郊數榮達之間闕衛多君子邠其有之夫敬其事則命

始春秋之誼也是邦當徵號朔方而以名師建為三郡  
肇基於我師事舉德宜始韓侯此記舊題於堂之北牖  
慮他日文字湮滅作者之文莫傳遂刻石以紀之李公  
自正字歷金吾掾廷評長安主簿遷監察殿中侍御史  
左司員外郎今為韶州刺史某早與公游知公異時之  
大來也庶斯文之不泯貞元二十年十月日記

鎮海軍使院記

羅隱

惟天子建國必維九牧九牧既序區分局署兩漢三公

府有掾屬魏晉而降則置行臺若魏以秦王儀鎮中都

一作山是

高齊以卒衛監治東徐州事皆行臺之任也其官

屬則令僕以至於尚書丞郎唐制由行臺而置採訪使

殆今節制之始也鎮海軍舊治京口大丞相以錢塘之

衆堪

一作堪

漢宏西殲逆朗天子不欲易其土故自符竹

四命然後移軍於錢塘生以物宜租賦以便斥去舊址

廣以新規廊開闢闔拔起階級俾幢節之氣色貌武之

出入得以周旋焉庚申年始闢大廳之西南隅以為賓

從晏息之所左界飛樓右剝嚴城地聳勢峻約而有敞  
肥楹巨棟間架相稱雕煥之下朱紫苒苒非若越之今  
而潤之舊也疆場之事則議之於斯聘好之禮則接之  
於斯生民之疾痛則啓之於斯軍旅之賞罰則叅之於  
斯非徒以酒食駢羅而語言嘲諢者也其府屬以下或  
八都舊將或從公於征或稟之於朝廷或拔之於鄉里  
故天子用清宮傳道一作之選以位之輟教民論道之  
任以副之其餘省秩卿曹職領相次自我朝藩服官屬

之盛無加也噫大丞相之勲德既藏之天府而攀鱗附翼者非鐫刻樂石其可久乎是年冬十月始命觀察判官羅隱為記

幕職上

湖南都團練副使廳壁記

呂溫

湖中七郡羅壓上游右振狎蠻左馳騁越控交廣之戶

牖扼吳屬之咽喉翼張四隅襟束萬里

蜀本有半字

天下之

安危繫焉聖唐理雖偃草

集作

制不去備消息變化必



惟其時由是部

集作  
剖

分荆衡復古南鎮輕

蜀本  
作控

其兵徒

而重其統帥易其將校而難其參佐所以顯仁藏用明

道晦權成師於禮樂之中講武於文章之內雍容易簡

四十餘年名跡風流

一作靖

冠於當代始則裴諫議虬以

逸材奇略傲視而靜

一作靖

荒寇次則趙相公璟

唐書  
作儼

以

高標雅望鬱起而為國禎其餘馮郎中疑之碩重房容

州孺復之英達鄭評事冽張著作季文之美秀洎張和

州惟儉盧侍御澥佐我先大夫宣慈明允實有成績是

皆焯於朝論清在人謹者矣元和三年冬天子命御史  
中丞隴西李公以永嘉之清政京兆之懿則廷賜大旆  
俾綏衡湘威如秋霜無私凋憊如冬陽無私煦用人如  
止水無私鑒始下車表前副使殿中侍御史扶風竇君  
常字中行以本官復職於是監察御史河南穆君寂河  
內司馬君舒范陽盧君璠太常寺協律郎河東薛蜀本作范  
君存慶前咸陽縣尉吳郡顧君師閔前太子正字隴西  
李君礎前太常寺奉禮郎京兆杜君周士前延陵縣尉

同郡杜君賞

一作實

羣材響附各以類至文雅之器

集用

歲餘大備錯金碧於晴壑絳孔翠於春林遐邇翕然稱

為盛府中行感會知己竭其誠能黃鍾音韻調於嶰谷

之竹太阿鋒鏑拭以華山之土其吟鸞鳳斷犀兕不足

恠也竇氏伯季

一作仲

同時七人一居方伯二列華省四

在諸侯之館名教之樂縉紳慕焉以溫近守支郡且知

故實得請連帥俾書公堂媿於不文安敢堅讓元和五

年七月五日東平呂溫述

集作記

壽州團練副使廳壁記

沈亞之

戰國南北書更言故世諸豪爭據於壽春或兵至百萬  
有不能得者豈地勢為要津乎自建中已來淮夷窟叛  
於蔡天子之詔或討或赦由是壽春備為東塞矣為之  
守者皆佩將軍印幕府符書之設擬於方鎮而有副使  
之官焉元和中韋公武以殿中侍御史為之九年秋蔡  
丘集作州叛壽春守令狐通引兵屯霍丘副使得孱卒百  
餘人留郡中冬蔡兵大入馬塘寇鄧家城殺其將卒五

千餘人虜民男女焚壞邑室而去郡中驚駭民人多流

其家而東副使因言曰

集無  
曰字

壽春其地塹水四絡南有

淝西遮淮潁東有淝下以北注激而迴焉

集作  
為

西流環

鄆而濬入於淮此天與儉於是也假如愚民能棄其業

西流即為蓬徙塵走耳安與國是為利耶乃出家奴與

民戶一丁俱為水工決安豐以南陂池會其流於城傍

野中浸注如澤焉

集無  
此字

以故居民流心稍稍復定時馬

塘鄧家城既陷霍丘方畏寇乘其虛復飛語為謠以感

其俗曰狐死首丘井間多傳言之耆老曰果守不能保是矣守聞之益恐遂棄其城亡歸是日霍丘焚行來未及郡會日暮使吏馳告副使以歸狀令得夜開壁吏至壁卒捍關吏不得入呼罵其卒副使立城上曰某得命於詔城晝受即晝復之今守獨入而卒露無為也如驅與俱來寧不知盜居其間得夜則禍成矣或幸而

集無而字

止於郵平明關關介士陳兵夾道驅其號以入卒無敢越伍而趨居有頃守謫去詔以李將軍代將軍西出疆

兵臨萬勝城復以副使掌留事明年陟其能得加侍御  
史是歲亞之東觀戰至壽春得副使之跡題之於署下  
以記行事之時云